

# 瑶山墓地研究

吴 敬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吉林长春 130012)

Through the typological study of the hat-shaped jade of YaoShan cemetery, we arranged the time of the 13 tombs, and inferred the reason of this appearance.

Key Words: YaoShan Cemetery LiangZhu Culture The alignment of these tombs

**内容提要** 通过对瑶山墓地出土玉冠状器的类型学研究,排比了该墓地 13 座墓葬的下葬顺序及其可能的成因。

**关键词** 瑶山墓地 良渚文化 墓葬排序

**中图分类号** K871.13

**文献标识码** A

良渚文化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被确认以来,就以该文化精美的玉器而使学者们耳目一新,最为精致的玉琮、玉璧、玉钺以及其它代表身份地位的玉器,绝大部分都是出土于高级别的墓葬之中,而这些墓葬都被埋藏于人工堆筑的土台之上,高台土墩大墓彰显其文化特色。在已经发现埋藏有大墓的人造土台之中,反山和瑶山无疑是最重要的 2 个高台土墩墓地,它们自从 80 年代中期被发现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关注。通过对反山、瑶山及其它同类墓地和墓葬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良渚先民的物质文化、社会组织乃至精神方面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以往的研究中,考古学者凡涉及这两个遗址的材料都是采用两者的发掘简报<sup>[1]</sup>,而瑶山遗址的正式发掘报告已经出版<sup>[2]</sup>,这无疑为探讨更深层次的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材料。本文的主旨就是要通过对瑶山墓地的分析,从而对良渚文化的墓葬制度进行一下检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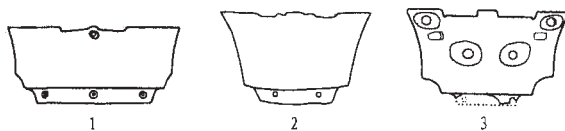
## 一 瑶山墓地出土玉冠状器的类型学研究

瑶山遗址历年共发掘了良渚文化的大型墓葬 13 座,出土器物中玉器占据了绝对的多数,在发掘简报中陶器没有公布,但发掘者认为其仅有的陶器的特征与反山遗址出土器物相似,应为良渚文化中期偏早阶段的特点<sup>[3]</sup>。许多学者在谈及瑶

山遗址所属的良渚文化相对年代时,也都依据这一认识将反山和瑶山两遗址划入了良渚文化的中期早段<sup>[4]</sup>,这是可以接受的。学术界目前普遍的认识,可以把良渚文化的发展阶段划分为 3~6 期,各期中还有各小段,按照良渚文化延续 1000 年来计算,瑶山遗址只能占据 100 多年的时间,而且瑶山遗址是在祭坛上埋葬大墓的,建造如此规模的祭坛时间肯定不会很短,建造完毕后必将使用一段时间,而后才成为了墓地,因此瑶山遗址作为墓地的时间也许只有短暂的 100 年左右的时间段,况且该遗址出土多为玉器,玉器作为礼制的象征器物其形制及纹饰显然不会像陶器演变得那样快,这就为瑶山墓葬的排序工作带来了困难,因此在其发现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者们对瑶山遗址的性质、宗教含义和出土玉器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但是对于瑶山墓葬的编年顺序很少有人论及。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了一些认识<sup>[5]</sup>,但是很明显,材料的缺乏使学者们对这些墓葬年代排序的推定有所顾忌,两者都需要新材料的印证,《瑶山》报告的发表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综观瑶山墓葬各墓的出土玉器,若观察仔细还是能依据典型玉器形制的细微变化来判断各墓相对早晚关系的,这种典型器物就是玉质冠状器。早已有学者提出冠状器是排比瑶山墓葬年代的一个突破口<sup>[6]</sup>,而上述



图一// 良渚文化早于瑶山墓地的冠状器  
(张陵山上层出土)



图二// 良渚文化晚于瑶山墓地的冠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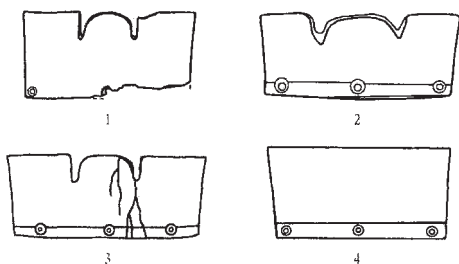
1~2. 汇观山 M3 3、M4 4 3. 草鞋山 M199 2

学者也都是以冠状器的排比为主要依据来排比瑶山墓葬顺序的。

冠状器是良渚文化玉器中的重要器型之一,虽然它的外表不如玉琮等器物引人注目,但是凡良渚文化级别较高的墓葬中均出土有此类器物。目前所见最早的冠状器应是在良渚文化早期张陵山遗址出土的一件器物(图一)<sup>[7]</sup>,瑶山遗址每墓出土一件冠状器,作为中期早段的遗址,其最早时期墓葬出土的冠状器特点应与早期器型紧密连接。在该地区晚于瑶山遗址并出土冠状器的同类遗址有汇观山遗址(图二:1~2)<sup>[8]</sup>,而良渚文化最晚阶段的草鞋山遗址出土的冠状器应为此种器物的最晚形态(图二:3)<sup>[9]</sup>。根据考古类型学的原理,在遗迹单位缺乏叠压、打破关系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已经确认的早晚器物来排定该器物的演变过程,对于瑶山各墓葬冠状器的排列就应属于此种类型学方法的应用。瑶山墓地仅有一组打破关系,即 M7~M11,通过对这 2 个单位出土冠状器的观察以及与早晚期器型的比较,我们可以对瑶山墓地出土的冠状器进行如下划分与排列。

**A 型** 整体呈倒梯形,底边两角转折明显。根据此型冠状器上端形态及两侧边的弧曲程度可划分为三式。

**I 式**:体扁薄,平面略呈倒梯形,上端稍宽,中间有 2 道凹缺,使中央呈圆弧形突起,下端有的有扁长突榫,均等对钻 3 个小孔,标本如 M1、M5 和 M14(图三:1~3),与张陵山遗址上层出土器型几乎没有差别。



图三// 瑶山墓地第一阶段冠状器

1~4. M1 3、M5 3、M14 :10、M4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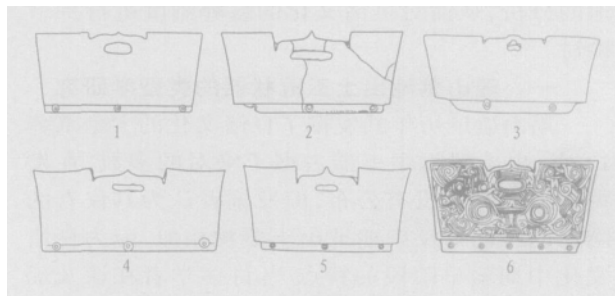
**II 式**:平面呈倒梯形,上端略宽,中间凹缺,其中央有尖突,凹缺下对钻一个小孔,两侧边斜向平直或略有弧度,下端有扁长突榫,均等对钻若干个小孔。标本如 M10 和 M8(图四:1、4),从 M10 出土冠状器的两侧边平直的现象来看也许此件标本与前一阶段时间上更为接近。

**III 式**:平面形状与 II 式相近,唯有两侧边的弧度加大,上端两角明显有向外突出的迹象,标本如 M7 和 M12(图五:1~2)。

**B 型**整体呈倒梯形,底边两角被削去。根据此型冠状器两侧边弧曲程度及转角被削去的程度可分为两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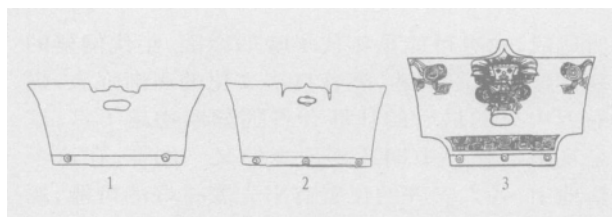
**I 式**:形状与 AII 冠状器相似,唯有底边两角被削去,从此式器型两侧边弧曲程度来看它们应和 AII 冠状器的年代相近,标本如 M3、M6、M9 和 M11(图四:2~3、5~6)。

**II 式**:平面呈倒梯形,但是上端没有凹缺,而是在上面加了一个小的突起,这应该是与该器物上需要刻划纹饰有关,该器型正面中央刻画了最为典型的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饰,神人羽冠应可以代表其它器型上端的凹缺和尖状突起,由于这件器物比较特殊,笔者认为可以将其划入此式,若是将它作为 B 型冠状器之下的一个亚型来看待也是可以的。从这件冠状器底边两角被削去的部分和两侧边凹弧程度以及两上角外突角度来看,该器无疑应与 M7 与 M12 相近,若是与后期的汇观山以及草鞋山两地出土的冠状器相比,M2 似乎要比 M7 和 M12 稍晚,但不会相差太久(图五:3)。



图四// 瑶山墓地第二阶段冠状器

1~6. M10 4、M3 5、M6 1、M8 3、M9 6、M11 86



图五// 瑶山墓地第三阶段冠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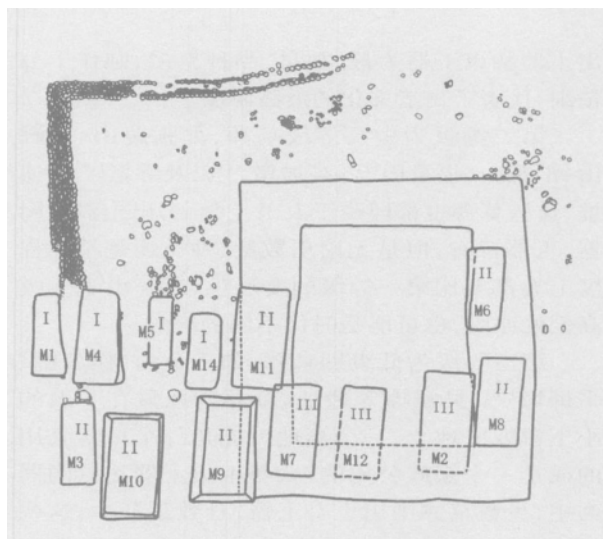
1~3. M7 63~27、M12 2850、M2 1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良渚文化的冠状器可分为底边平齐的和底边被削去两角的这两型,它们的发展大致脉络大致如下:前者上端中央由圆弧突起演变为尖状突起,两侧边由斜向平直演变为向内凹弧且弧度越来越大;后者是后来产生的器型,其两角被削去部分越来越大,直至后来演变为两侧底边都被削去两个角。它们的变化虽然细微但依然可以窥见,根据这一演变规律,我们再来看看上文中没有论及的瑶山 M4 出土的这件冠状器,虽然它的上端没有突起,但是它的两侧边斜向平直,其年代应不晚于 M10 出土的冠状器,我们认为将其划入 AI 冠状器中似乎更为合适,而上端没有凹缺可能是由于下葬时匆忙没有来得及制作完成之故(图三 4)。据此,我们可以将瑶山墓地各墓葬的下葬年代划分为三个阶段,出土冠状器与各阶段的对应关系如表一,而墓地各墓的下葬顺序可见图六。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我们将瑶山墓地的墓葬分为三个阶段,但是各个阶段的墓葬也应该有一定的相对早晚,但是依据现在的材料似乎很难再进行细致的断代了。

根据对冠状器的排比而排列出瑶山墓葬的序列看似略显单薄,但是综观瑶山遗址墓葬出土的各类玉器,无疑冠状器是最适合做这种排比的。瑶山遗址每墓都出土一件冠状器,说明这种器物与墓主人联系密切,是当时上层人士的必备之物,它会随着墓主人一起下葬,因此这种器物从早期流传至晚期的可能性较小,所以它比其它器型和纹饰更具有时代性。与此相反的就玉琮而言,将整个瑶山遗址(或是反山遗址)出土玉琮的形态与纹饰跟前后期作比较,那它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如形

表一// 瑶山墓地出土冠状器相对年代对应表

阶段 \ 型式	A 型	B 型
第一阶段	I 式	
第二阶段	II 式	I 式
第三阶段	III 式	II 式



图六// 瑶山墓地排序平面示意图

态由圆渐方,节数由少变多,纹饰由繁到简等,许多学者都有过讨论<sup>[10]</sup>。但是瑶山遗址仅延续了百年,玉琮作为如此重要且不易损毁的器物来说,形态变化不会很明显,而纹饰作为宗教图腾的象征也不会在此短暂的时期内发生足以划分阶段的变化,其流传性就大,在后期的遗址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些早期玉琮的形态,加之瑶山遗址出土玉琮和其它玉器的墓葬有明确的区别且并非每墓所共有,这些差别可能是由于墓主人的身份不同而产生的区别<sup>[11]</sup>,因此这些器物不适合对所有墓葬进行排比,若要以此种区别作为划分早晚的标尺似乎有欠妥当。

这里需要指出,瑶山(或是反山)遗址的情况比较特殊,虽然我们依靠冠状器的细微演变对瑶山墓地的墓葬进行了排序,但它相对于陶器分期排序的准确性自然要低(如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既有叠压关系,又有大量陶器出土,依此其分期分段就比单纯依靠玉器划分期段的可信性要高<sup>[12]</sup>),而每个阶段的墓葬也可能有其相对早晚,这里已经无从考证。如果有更多各墓共出的玉器来进行验证也不失为一种方法,但目前我们所能做到的只能是依照现有的材料进行分析,其中会包含一些不当之处,这也是难以避免的。

## 二 良渚文化的墓葬制度与瑶山墓地的墓葬排列

目前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已有上百处之多,且其中大多数以墓地为主,根据已经发表的材料,大致可以将良渚文化的墓葬分为三个级别。

第一等级为超高等级墓葬,反山和瑶山遗址就属于这一等级。这些墓葬皆埋藏于人工土台上,

出土器物以玉器为最,数量、品种繁多,制作十分精细,代表了良渚文化的最高阶层。

第二等级为中高等级墓葬,如张陵山、草鞋山、汇观山、福泉山<sup>[13]</sup>、高城墩<sup>[14]</sup>以及寺墩<sup>[15]</sup>等遗址,这些墓葬也都埋藏于人工土台上,出土器物陶器、玉器皆有,但是无论从数量、种类还是精美程度上看都要比第一等级的要逊色,或是由于等级高低的原因,也可能是时代不同的缘故。

第三等级为低级别墓葬,如千金角、徐步桥、平邱墩<sup>[16]</sup>、吴家埠等遗址,墓葬皆埋藏在一般的小土台或平地上,一个墓地可能是一个村落公用的或是一个家族公用的。墓葬中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少数墓葬中出土有玉器,且数量甚少,这些应该是当时良渚平民的墓葬,出土有少量玉器的墓可能是平民阶层中较为富有的人,或是一个家族中的首脑。

以上关于这三个等级的划分其实并不难看出,也有学者已经提出过这样的认识,这种等级的划分可能是研究良渚文化墓葬制度的主要线索。

通过上文中对瑶山墓地的 13 座墓葬出土冠状器的排序可以发现:第一批下葬的 M1、M4、M5 和 M14 都位于祭坛整体的外部,且随葬品不丰富;在第二批下葬的 M3、M6、M8、M9、M10 和 M11 之中,M3 和 M10 位于祭坛整体的外部,其余的 4 座墓葬已经埋在了祭坛的边缘位置,这些墓葬中玉器的出土器物数量和种类有所增加,出现了玉琮;第三批下葬的 M7、M12 和 M2,三者都埋葬于祭坛的中央,出土器物是其它诸墓所不能及的,且 M12 出土玉琮数量最多,其位置也位于整个祭坛的最中央。从这样的埋葬顺序中,我们可以看到,瑶山祭坛在作为墓地之后,先从最西部祭坛外侧开始埋葬死者,第一批在祭坛西部埋葬之后,转而从第二阶段开始在祭坛东部和西部同时埋葬死者,最后下葬者埋于祭坛的中央,而南列墓葬中出土玉琮的 5 座墓葬皆位于未出玉琮的 M3 和 M8 之间,依上文的排序,这 5 座墓葬从西到东年代应是由早及晚的。

通过以上对瑶山墓地埋葬现象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瑶山遗址是利用祭坛而开辟的高等级墓地,它是当时社会统治阶层的墓地,瑶山墓地沿用了 100 年左右,遵照从两边向中间的顺序下葬,南列出土玉琮和玉钺的墓葬的墓主人应是当时掌握神权和军权的男性首领,它们下葬的顺序从西往东逐渐向祭坛中央靠近,出土器物也越丰富。随葬品的差异可能是由于级别高低

所造成,也有可能是年代早晚的原因,年代偏早的墓葬随葬品不发达,随着良渚文化的逐渐强大,越靠近中央的最后的被埋葬者随葬器物越丰富,这是良渚文化在中期达到顶峰的又一例证。在这个墓地中,各人安葬的位置有事先安排好的可能,瑶山墓地可能是活动于此 100 多年间的几代部族首领共用的墓地,前期埋葬的同时该祭坛中央依然在行使着祭祀的作用,直到该墓地的中央也被当作墓地使用以后才停止了其祭祀的功能。

附记:文章完成后经赵宾福教授审阅,在此谨致谢忱。

- [1][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 年第 1 期。
- [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考古报告之一——瑶山》,文物出版社 2003 年。
- [4]栾丰实:《良渚文化的分期与年代》,《中原文物》1992 年第 3 期。
- [5]张驰:《良渚文化大墓试析》,《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 1997 年;方向明:《反山、瑶山墓地:年代学研究》,《东南文化》1999 年第 6 期。
- [6]刘斌:《良渚文化的冠状饰与耘田器》,《文物》1997 年第 7 期。
- [7]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6,文物出版社 1982 年。
- [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与墓地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 3 期,长江出版社 1997 年。
- [9]南京博物院:《苏州草鞋山良渚文化墓葬》,《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 60 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社 1996 年。
- [10]牟永抗:《良渚玉器上神崇拜的探索》,《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 [11]同[1]张忠培:《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的社会阶段》,《文物》1995 年第 5 期。
- [12]黄宣佩:《论良渚文化的分期》,《上海博物馆建馆 40 周年特辑》(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 [13]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2000 年。
- [14]江苏省高城墩联合考古队:《江阴高城墩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1 年第 5 期。
- [15]南京博物院:《江苏武进寺墩遗址试掘》,《考古》1981 年第 3 期。
- [1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北部地区良渚文化墓葬的发掘(1978~198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 1993 年。